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洲集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周銓

方洲集卷十六

明 張寧 撰

序

送錢廷珍憲使赴江西序

按察為風憲之司世稱其使曰廉憲同官相謂曰憲長自副使以下皆得伸決滯枉而讞詳者必於長皆得擊除奸梗而請覆者必於長皆得收舉貪墨甄録能否而

考績書最者必於長長副之名分白矣按察宜專為獄訟設哉夫法雖良久任則獘人雖慎居常則弛獘必委靡弛必縱蕩按察所以防其獘弛使不至於委靡縱蕩非天下之中正曷足以喻此是故民俗之隆汚兵戎之輯亂戶口之盛耗刑罰之平濫官聯之邪正皆係於風憲然其樞機準的則又總萃於使夫舉六屬之務列四方之紀而以維持禁制之權委諸十有二人士之達可行者復有大於是乎古人謂當是任必仁可恤孤明可

振滯剛不畏强禦智足以照奸有是四者而居之以鎮靜行之以簡肅持之以正固端本一志以定厲下之罰撓風聲氣色聞見自化者上也急先去甚畏縮不犯者次也鉤摘刮劘損益相當者下也彼依違乾没之流烏足較其有無也予同年錢君廷珍英爽練達器識過人其毅然爲公之心自御史時已然及副憲福建正使貴州風範益著所謂仁明剛智皆可以無愧於古玆移任江西不過出其素有譬諸輕車熟路無事驅逐自合軌

度矣第念峻坂不廻急足難駐雖王良造父未有不量地審勢而為之緩急周旋故有居行持定之説將有少盡朋友之心耳焉有如廷珍而尚俟人言哉焉有如廷珍不知名分所係哉焉有如廷珍而舉官任職不出於其工哉鄉先生大卿夏公素厚廷珍因其行賦詩贈别有倡斯和穆如清風言者非諛聽者知德而序之者敢不敬承其美意而發明其未言者乎

送梁克宣序

浙藩少參梁君克宣初以禮經第進士官吏科進左給事中歷今職以予嘗備員禮科相視如故舊時過語曰鏞恒念六科以言為職而少臨事自至浙竊恐有負任用為同官羞惴惴焉若不能勝予惟自古及今凡相君百職之成敗得失未有不係於心之操縱操則戒懼戒懼則思為恭恕為公廉為忠孝雖弗及終有所濟苟縱也則無所顧忌無所顧忌則肆為邪佞為貪私為傲虐其末將無所不至雖甚顯榮未有不淪於昏污者彼奇

材異能關化應變而出固不可以常得若夫承平之世制度已成取之以定法授之以常政人才大略相似其於事也宜若建瓴水及考其成始終乃或大相遠絶豈皆才之罪哉盡其心與不盡其心之故耳夫心小抑畏自虞其不足比三代聖賢德業之機也而克宣效之予因來有以見往之能盡言職即始有以必其終之能盡官守雖服大僚稱偉績舉斯心而已矣歳九月克宣當奉表入慶壽節其長昌黎杜君益之七閩劉君廷信繪

圖賦詩以贈其行昇寧為序惟昔賢臣之於君遇歲節則有規勸之詞因燕會則其道德之戒當夷愉和適之際寓諷導危懼之情言者易入聽者樂受然後能交孚也克宣於浙勞心之久必有實見今之行與事會凡民情休戚政事利病方域安危所當興除更定凡可以輔清化而祈休命者幸一一陳之人將曰梁給事一任方岳而發言舉事如此禁近之官信足以得才也克宣何念哉

謝朱孟德醫效序

成化己亥春予送女適劉氏來杭僦居於朱仁孟德末幾女病氣痛甚劇大方伯杜劉二公以予故遣醫與劉氏素所用醫兼治問所飲食則喜熱所服御則惡寒皆投以滋血理氣之劑一不效予因還女僦所便撫視居二日夜疾勢彌留衝激上逆如刃剚火灼喘急厥冷無復人色時漏下二鼓急扣孟德門起諸臥中自帷内引切歎曰仁向欲降火議者恐傷於寒凉不用今迫矣法

當大治其標可一服愈有不信仁請及之遂製方以酒製黄連為君而佐以山梔大黄芩栢靈脂蒲黄諸劑湯液始沸濾以涓勺飲之痛立止再進疾去其九三進起息如常忘其病矣古稱醫有劫病功予平生多疾未嘗見醫藥之神有如此者世常善李明之朱彥脩而病劉守眞張子和為難法因孟德治疾始知醫緩急異宜在所遇何如耳鳴呼病者喜熱惡寒醫者亦既親於問切而治以溫平之藥可謂得矣至其功効大相遠絶世之

治人者於民利病不親體廸見乃欲取聽於傍側之口而興除之未見其得理也或者曰醫苟可以論治則鳴條牧野之役非仁義不能為其後先彼滋血養氣於是病也亦宜

沈安人壽六十序

古人論女婦之美不外聞於人是為女婦自處也苟有重於鄉黨邦國君子雖表揚之使周天下後世無不可者六經皆聖人筆所載閨門之懿有備見言行始卒者

獨詩春秋尤多聖人豈不欲簡於文不可得而止之也
平湖沈安人盛氏敌廣州守公禮甫之命婦潮州守棨
之叔母歲壬寅壽登六十九月十日值其始生之辰鄉
士大夫素與廣州叔姪厚者即景與事釐為十題各賦
詩以致祝頌既成什棨命弟樟率廣州二子棨楷請予
屬為序寧自少辱居俊彥後飫聞沈盛二家事知安人
為女為婦為母之道無一不可書所謂有重於鄉黨邦
國者德本茂深君子固擬其多壽既壽矣使或貧病相

沿幽荒迭至於壽也何享有享矣使或子孫不類門户云衰於壽也何樂可樂矣使若為士者然行成於内而名不彰德修於身而人見毀雖壽也誰與為壽令母既富且康敬養備至中壽初度遇兹清平有年名顯於封章德著於鄉頌大慶成於孝弟慈愛之餘天與人從五福咸萃矣其為詩又皆典雅沈實德音洋洋雖播之金石列諸風雅當亦無背於聖賢也寧也窮居簡出不圖名門域事近見於鄉邦親友之間惜不能表揚之使

周天下後世於詩序也何有哉

魏仲禮父母潛德卷後序

贈監察御史魏公與其室王氏行狀銘表挽詩共一册凡若干篇予讀之終卷不覺愴然歎曰嗟夫凡天下古今智巧可以詘羣力而不可以得一士之心威令可以鬨衆耳而不可以調匹夫之口富貴利達可以眩一世而不可以保身後是非之名公夫婦閫中韋布雖清德約行未底下壽以歿屈指數十年間事去物移老而後

死者亦復相繼無聞矣顧乃煒煌炫赫哀榮有加而海内名達俊乂相與稱述如同堂一日語非甚盛德以得此於寂寞蕭踈之餘哉即有智巧威令富貴利達者能得人之心慕口許而有是名乎哉或者謂公夫婦實係於其子而仲禮所以克振榮貴者則有遺敎所及是固同然之論然以舜之德終不能善頑嚚之名以堯之德終不能已傲虐之行雖父子相傳亦必會遇天常而後能大有光也嗟夫

送歐一清序

世之為學職者率以能取辦場屋事為良師至其宅心應務往往雜出人下回視故業猶工技之徒挾以取貲焉者奈之何其能為良也古稱師道立則善人多道固非文詞而已顧令長於文詞已非道之體要況又使不能者居之何以哉夫師者弟子之模範也劣於模範而欲優其所造就此世所以鮮士也邑掌教歐君一清自鄉舉歷職善講解理道能為古今文其末蓋已過人而

其本諸身者則又簡易和平公明坦蕩言可以考成行可以達義師生之間了然不以師生一動其心而資全顧旅庶幾古人恩義吾海鹽自正統以後為教諭者詞文之外惟閩人林尚仁與先生兩人可以稱有道尚仁視先生深粹有餘而闓達不足其大端則相似不幸早卒人至今思之見先生自可少慰而今又以補任遄去大抵物非分定雖得必失何此邑士子之分薄也先生向去内江士詣闕請留因得再任豈海鹽士習浮薄於師

去住都不省會邪或先生德教未久而感之者尚淺邪何竟無内江之舉也海寧衛侯李君輩特重先生請予求言贈别人嘗病文武異致難合先生得於所難則其易者可見所不果留者必其事勢有不可者耳是固無涉於師生之間也惜哉

沈稽勲先生詩序

風雅義逕漢魏日遠近世為詩者沿襲於風土好尚又各因其氣質學問以相高下而所見無全詩矣然與其

留連模倣矯而為工又不若出於性情自然者可以考見是非得失不失先王聲教之意古人謂禮失求野真有謂矣拙庵沈先生温厚爲實出於天成清澹寡欲脫盡世繫平生行不背言違不變志老不改度卓為鄉黨儀矩而其稽古通經之學又足以潤身及人不待論列而後見合内外藴發之精宜其詩之過人也知先生者得見其詩如見古鐘鼎未暇款别而珍重之心固將先定矣彼因襲模倣者烏足以類先生哉夏大卿所序引

有德必有言以為言可謂知言矣予復何言邪敬書所
見於末簡

具慶堂詩序

祿必有所由至名必有所由得無其所而幸致非君子
所許可也況五福之尤重者乎傳言仁者壽有大德者
壽世常以柳蹠為罔壽馮道為蠢壽然則壽之所以為
壽將不專於延年久視茍得其所而可徵信雖聞者亦
喜況其子孫耶歷千百人而不可一得況夫婦偕老耶

必若是斯可以言具慶也廣東鄭君崇信父母俱高年無恙崇信仕不得歸者數年常思念不置士大夫知崇信者賦具慶詩以慰美之予未識君父母誦其詩可以見其人易所謂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大有慶也君父母之謂矣崇信佐郡有聲時陟華要所以資全其親者非一書所謂孝養厥父母慶崇信之謂矣今而後益慎厥成益安厥守父子之天全慈孝之風洽使今日之具慶遂為鄭氏百世之餘慶而此詩當為觀風者采矣

梅南序

詩話謂大庾嶺上之梅南枝已落北枝方開寒暖之候異也今大江之北植梅漸寡迤邐而無惟江南叢生行發彌滿林薄及炎凉變節枝葉先零然則梅之畏寒向暖宜於南地固其本性此聖人所以稱松栢而不及梅竹也獨其禀賦有時一陽初復生意即形葢得氣最先首出羣卉故其舒發適在陰寒凋落之際人因謂其耐歲寒而愛重之是所謂樂其過而忘其恒者也於乎豈

惟梅哉然是物特異可愛自多非但香色標格而已凡花多叢萼梅獨五出凡實多晚甘梅味終不變凡草木皆逢春競秀葉而後花梅獨花實畢見而葉漸生以是愛者為清士植者為勝地吟寫者為佳製范石湖譜得其名品楊萬里序得其出處唐宋上下陰何杜宋蘇黄諸君子得其風采氣韻而林君復又特翹楚一世梅之逢時至凡極矣卒未有得其性本者豈天下古今賍華眛實所謂樂遇忘恒者固常如此哉嘉興胡元暉素好

梅以梅自號而系之以南元暉其知梅之性者耶或曰元暉家多植梅有圃在所居之北故號梅南是亦或然也姑為之序他日當載酒深之

三忠二節挽詩序

余嘗患今世多挽詩大率為人子孫表揚祖父之文具空言相高上下一致與之者非衷言受之者無德譽見之者不以為重輕黃鳥尸鄉之哀聲至是一大變矣及讀崔都閫挽詞然後知作者固亦自有用情之地都閫

初以寧波衛指揮總海寧衛所事風度凝峻氣象安詳有凜然不可犯之節及移禦金華叛寇奮不顧身與二弟俱力戰以死當時母老子幼婦寡皆去死不遠門户顛危崔氏不絶如綫卒之寡不失節幼不害成老不失養忠臣孝子慈母貞婦兄弟死喪之愛天下古今大善極美總萃於一門天所以扶持善類而公家忠義精誠亦將有蘊結感會於骨肉之間者風雅之士耳聞目激咨嗟悼歎而形諸篇什心無感志口無擇言與者受者

皆可無愧閱見者亦足以為勸豈直非世之挽詩類哉

雖古之遺聲在所後矣謝枋得謂幽不足動天地感鬼

神明不足扶人倫厚風化為無詩是編庶幾其有之矣

吳文肅公竹洲文集序

聖賢之文原於性情蘊蓄為道德著見為功業初無意

於言也然不教不行不書不傳不辯不明不能不托諸

言以詔天下後世於今可見者六經四書之文是已若

反其本則皆聖賢備於身之事也是故聖人之文達乎

天賢者之文達乎聖儒者之文擬乎賢詞人之文歷乎儒而出入乎古今下此則旁畀曲末支離不根非吾所謂文也秦漢以來聖人之文不復作賢儒之文不多見世之名能文詞者醇疵正變得失相沿莫之反本者亦久且甚矣至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遡流窮源塞岐闢路於六經孔孟之文心通力體炳焉同歸自古聖賢斯文統系至是蓋一理也新安吳益恭與其兄益章生當其會親經啓益論篤於南軒晦庵東萊之門所學以忠

君孝親修己治人為實務隆師取友敏力勵志為先功一再用於州縣兆足大行不幸阨於時檢迫於親養不克大究其功業抱負所蘊蓄時發為文章明古今之變達天人之情察治亂之原切切於義利是非內外大小之辯貫穿經史根極理致卓乎文質彬彬明體適用之才也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為聖人之徒而其所以承三聖者亦復有在使公奏議書啓盡見諸用則綱紀四方扶正抑邪之功當不在時百執事之下如此而猶謂

公非聖人之徒謂其文章不足以承濂洛關閩之餘緒非知人也公殁世其子載孫鉉嘗類聚所作為竹洲文集亦既刻梓矣曾孫資深録以上進始有文肅之謚今十世孫若凰命其子孟賢附以南軒諸名公贈言序賛表文謚議重刊於家塾請寧為序嗟夫自宋至今世代寥遠雖重大不拔之業無不相尋於代謝淪散況儒素之家區區楮墨收藏乃能復始不墜若此固宜有神物護持而其餘留於子孫者亦甚厚也

鴒原別意詩序

閩士魏仲舉自漳抵浙省其兄仲禮僉憲未幾告歸將復來命於伯兄仲文甫縉紳大夫作鴒原別意詩贈之比興互備情文相宣所以勸相其友愛慰綏其離違者藹然溢於簡册韓昌黎嘗言王公貴人志滿氣得不暇為文章何浙之多賢才合儒臣鎮將皆若是之能於詩也即有能而用之非宜不根理致則亦尋常送行語耳能為賢人君子形容德懿有裨風教如斯作者亦鮮矣

予聞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鶺原詩人宣直志得氣滿者之不足比吾於是又足以見僉憲兄弟之能獲於朋友也昔晉叔向垂聲邁烈顯白當世其兄銅鞮伯華晉德藏光退居保和人鮮知者孔子稱其多聞内植名遂用彰蓋以叔向為之弟也僉憲才廉沈敏有叔向之風仲文兄弟敦本厚倫恪慎士節有伯華之介諸公厚善僉憲而推及其同氣有古聖人之遺意况詩之於人樂聞而易入鶺原之什遂行則閩浙之間自是當無閱墻

之俗矣

杏花詩序

部文暉以醫業入官治疾屢登上工未嘗責報人謂可比董奉而利澤滋多賦杏雨詩美之予惟植物可愛者衆矣桃妖豔而少質梅清眞而少文兼美二物而彬彬可人者惟杏近之花最戒期靈雨適至感年芳之易及善品卉之途時歌元稹共醉之詞賞介甫嗅容之句恨不煙蓑雨笠追攜故人與共入酒家村一紓懐抱此是

江南山林中一番佳致未必匡廬有之也丈暉讀儒書善唐人詩平生風流俊雅隱然裴莊之佳賔曲江之故侶卷中作者意亦多及于此不獨其醫業可以稱美尚徒以醫業見稱則杏林橘井凡為醫者皆得承訛襲妄豈所以謂文暉哉

吳參政挽詩序

浙江右參政吳公既卒將歸葬於漳仁和庠生姚淵之一嘗問學於公以士大夫挽詩致予序淵之詞意良切

雖子弟於父兄有不如是者嗟夫中世以來為仕者取辦於名位之間視官所如逆旅而民之於其長上遂相視亦如過客雖世宦久任一經遷代彼此廻然相忘不復置念者多矣況死生之際乎必若此詩然後知上下疏數之微殆難槩以事勢求也夫愛之不遂則反而哀傷思之不見則形為歌詠言發於志文稱乎情吾於淵之驗之信此詩非蒿里薤露之常聲也公自叅議及叅政於浙先後幾十年及人者必溥天下詞達之士常少

而不能者常多使及公惠者皆能達之於詞則將有不勝載者矣嗟夫德義之感可以動天下故卷中作者不特浙人始之於浙人見公與浙人用能相孚以延譽於遠焉耳

賀鍾母沈氏九十壽序

鄉士鍾景辰母沈氏年九十聰明安雅言動如常時時猶自紡績補綴不欲煩諸孫婦令年十月十二日其始生旦也鄉丈者長汀文學仲德昌輩相率徵予言致賀

予聞母始年十八適鍾氏獨子二十有九夫喪妊娠方四月及生景辰家事益落攻苦食糲撫其孤至今日首尾六十年來憂危困迫蓋有烈丈夫所不能支者方其未艾時豈無尊屬顧慮之圖豈無美少覬覦之瀆豈無脅以威利動以飢寒危以嬰孺不測之説者使母立志不堅少或攜貳去景辰猶浮漚落蘀耳鍾氏百世之祀能復存乎然則今日賀母實所以賀景辰也或者妄謂母有家可仰有子可冀其節易全彼唐之世主宋之名

臣未必皆空無人者慈闈失守幾至移祚易姓至今遺士大夫之深慨而謂母之有仰冀以成節非與德者也子意母之心不能必其子之必成能必其心之必死耳以必死之心而盡未死之責此母所以撫景辰而下報其夫者也曷嘗先有計算哉自古有大德者福必全有大功者報必厚今日子婦孫曾聯輝競秀此天之福母也至矣報之出於人者顧不在景辰耶西山之日光景有期雖食必酒肉衣必紈綺居則扇枕溫衾疾則割股

嘗糞死有厚塟祭有豐牢是皆平居母子之當然未足為此母報必也竭其心志苦其筋骨罄其所有困父老丈者以告於鄉大夫達之藩臬請於朝廷舉盛典旌母門閭以彰生死骨肉之苦節雖使事有不成亦足自盡少可暴白於家國況萬無不成哉景辰行矣予當濡筆展紙别有述作踵是為大賀也

送洪知縣赴京序

古之所謂循吏大約不事威刑以道率民而已求如後

世之竒謀異政無有也美材濫賦無有也格鳥獸孚草木無有也優柔徐静不可挽之使前卻之使後軒輊之使見其低昂有好大喜功者臨之將不謂之遲淵吾弗信也閩鄉進士洪君彦博為吾德清尹今六年矣其行已也不近名不倚法不務財用其使民也無非命無獘舉無作好作惡其臨事也未嘗疾言遽色未嘗慢令致期未嘗迫下以悦其上及所成就隱然以彰退焉以至易易然日計之不足月計之有餘而民之向義樂生者

忽不自覺與彥博相視如家人父子矣使少擴大而永終之謂非古之稱循良者歟夫居今之世事古之事得無遲濶之議亦寡矣而在上者稱其良在下者安其治此又見當道多賢吾邑易化而彥博可謂得所遇矣得所遇則彥博此行其將有升諸公朝者乎

臨別贈言序

贈金不如贈言此古人之語意也然必有所遇合而後見焉是故君子慎於德其出言也不輕恭於己其聞善

也不忍以慎德之士而遇恭己之人以不忍之心而聽不輕之語所言必切乎身所聞必求諸道非徒與而汎受之以資一朝夕之費者其為物不亦良重哉若夫賢否不相當言聽不相入雖君父宿昔之教所不為伯魯子康者亦罕矣況尋常尊俎之談而能不相違耶成化乙未冬杭士丁文禮北遊京師京師縉紳皆引納與之厚善明年告還予友陳宗堯內翰倡為贈言自定襄伯郭公學士錢公侍御姚公綬魏孔淵而下屬和者十有

三人皆一時名達士嘗側想其音響而不可常得者文禮歸今五年持誦甚習雖珙璧自以為不足侔也將所謂遇合而相入者乎京師都會之地豪傑顧不止此使文禮能少留不即歸當盡挹道德之華淹潤其志體光賁其猷為所聞所得將尤有重於此者矣而不能也惜哉余自念今世多文章凡人行居喜愠稍涉世故輒為形容翰墨流布幾徧逢華其間隔世無徵亦復為之哀挽嗟悼如喪其親戚言者未訖聽者已忘彼此相視為

緣飾之具文氣為之一變矣寥寥人境乃有好義樂文如文禮者能不與之言哉吾於是庶幾古道之猶存也序以答之

橘泉序

漢蘇耽仙去白其母曰明年此郡有疾疫可取庭前井水一杯橘葉一枝以治明年桂陽郡果大疫母依其言日救百餘人其事怪誕不經不見於史傳後世醫者率慕樂之以其用力簡而濟人多也海昌郜生汝濟青年

美質好學有恒駸駸乎工巧之域因庠友錢廷美求爲
橘泉序余聞天之六氣因地而篤故饑勞之處必有大
疫雖隣州切地不相通也古人治疫有處一方而盡愈
一境者近世疫病交加亦有飲冷就涼而自愈者橘葉
味苦經寒日深井泉滀蓄陰冽豈耽實有所見審察致
疫之原而預立一防歟不然其事何獨見於一年一郡
而此後遂不復聞耽之遺毋可稱孝何不併其母僊去
而所遺僅若此耶饑者得食即飽寒者得衣即温勞者

得息即安雖無疾者使服麻桂即汗服薑附即燥服硝黄即瀉況有疾者服食得宜何事多材也後之為醫者誠能察橘葉井泉之足以治疫而使病者於當服之藥一如葉泉之易取而衆資之則所濟也必博何必徧試諸方而曲求神怪也余凡遇醫以貺事自號者常以此說正之因汝濟故人子復為之言

懷鞠詩序

嘉興倪宗禮名其堂為懷鞠思父母也予憶成童時與

宗禮同學琴於天台李先生陽春㑹過其家及見其尊人令即世久宗禮亦老矣而方惓惓以懷其父母言及而戚如在禫禮即終見始不旣能孝已乎宜詩人之詠歎深切也雖然古人謂守身為事親之本潁封人孝矣而以爭車致斃子路善事親矣而以戰鬬殊死君子不能無惜此曾子所以臨終而啓手足也宗禮家富為賦稅長富則多事長人者當下人令而後益底愼其身誠敬不怠以示其子孫以達於宗族隣里以顯其所生大

孝終身之慕庶其在此此冊或可以比南陔白華矣章句云乎哉

終慕堂詩序

聖賢於人倫無不全盡而死事之致獨詳於父子且足以見事親為孝世蓋未有易忘其親而能誠於他人亦未有知隆於死而不謹於其生者慎終追遠孔門七十子之徒皆尊行焉曾閔而下稱盡思者惟仲由一人耳然猶未得與舜之慕親並稱大孝豈致死固重於養生

因事興感尤不如所性不易者乎聖賢之道大矣宜若不止於孝顧其先務亟道之者皆出乎聖賢士居今而能學為聖賢之事則世之好德者其能已於名言耶此僉憲潘君終慕詩所由作也予聞君夙念祿養弗逮於父母悲傷思慕如不自容年踰五十每臨政及事輒惓焉惕厲不敢一涉跡於貽憂辱先之地其守身殆過於子路而少艾妻子利祿庶幾能終身不移其所慕者讀其詩可以見其人不待他求也昔吳文正公稱趙儕思

覩詩哀而不傷比之古作此卷出於衆論同然關切彛典非尋常居室題詠可擬也使作者皆無所茍於言雖古作奚讓哉

西湖送别詩序

原朴吳先生初以易經魁四川鄉舉會試領教職數典文衡吏歷九載考陟優等例得補郡先生懇以目疾辭擢淮安府教授展轉千里走視兄原明憲副來浙憲使閻公樂之偕副僉諸公繪圖賦詩贈别西湖之滸以序

見及寧念古道既遠時習漸移專藝而遺行德幸位而曠職業從疏遠而緩親近仕士之間求如原朴兄弟倫物厚倫敦事後禄者無幾舉任不相推讓去留不相慰勉休戚不相關涉同官之際求如浙憲諸公友愛交通施及同氣者無幾况應之談不試之譽華采焜燿而體質不存世之稱贈文章一切相若求如圖中所作切理自衷情文相得者無幾斯三者道可率人禮可世講言可垂聲雖虞周人才詩書紀述充之亦庶幾矣可以尋

常觀哉高車載道良馬就馭寧也何人敢求為御請以鄙言清壓硱路為諸公呵道禁禦而已

煙波一葦詩序

客有誦陳大夫天益煙波一葦詩於予者贊之曰其詩詞達指遠情暢事備體製雅淳格律嚴整賡倡既具篇什孔博玩讀之頃使人耳目傾注意思留連如臨汎兩浙三江秦淮湖澤嚴灘禹穴龍湫鴈蕩之水如登泊天目秦駐虎阜北固采石天姥赤城敬亭之山如臟坐月

波垂虹有美多景越王凌歊亭臺樓閣而與在所古諸
賢援席偶語飄飄乎若廻光倒景馮虛御風幾不知時
地古今之非是詩之奇悟妙發聞者已復如此況天益
公身歷趣適者哉子盍為序之予曰客可謂善談詩而
未造天益之蘊者凡天下山水皆可樂而險易不同舟
車皆能適而振靜不同車以軌合舟以俗異而廣狹不
同車不可以得水舟可以兼得於山是故登十里之山
不如行百里之水盈十車之載不如溥一舟之裝明識

君子雖好尚不已而身之所向未嘗不審夷險察難易量損益可否以為行止用能恒其所樂退讓之心猶懼弗至於是務實見虛處大言小道遠履近此天益所以寄散於煙波名舟為一葦所如不越乎吳粵千里之内顧其游泛登覽遇景即事輒慷慨遲回初若了無宦情樂與山翁澤叟賡酬放浪於汀鷗渚鷺之間此其遠於形迹托寓一時者如此若夫平生志念所在雖作者亦未悉容亦豈嘗知之乎客默然久憮然作曰非所及也

因具録之為序

北溪漁隱詩序

處士吳廷珪疏通曠達器識不凡遭時承平門户無警常韜輝藏華折節下士時乘一舟游汎於北溪之上綸竿蓑笠與溪翁澤叟物色無異而其胸次之所韜藏者固自耿耿不雜於物好事者以廷珪材可致用而静約如此相與稱為北溪漁隱形諸聲詩以闡揚之聨累篇什久而成冊今廷珪就木其子天祐輯録羣言求予作

序予素交廷珪見其為人處義達務不肯低回乾沒遺落世事其材誠可致用非放逸長往之流水邊林下特其偶耳諸善鳴者顧其一暫之適羣然美其名稱高其風致吾因有以見世之士君子求進顯者常多樂退晦者常少也

王運副挽詩序

五服之哀不可以同情一己之好不可以感衆非至親而同哀無私好而同切於感苟非德義何以及此王君

庵閩人也自進士爲兩浙運副常選也官未一考而卒於旅途利澤未下洽也吾友王瑞之特甚悲悼形諸篇章倡而和者孫大叅景章于京兆景瞻諸公皆非比偏易與人而同一哀感不識困菴何以得此情於吾浙也因展冊至末簡得瑞之求序書云困庵優才允行廻出世表未第時常走千里歸其師喪既仕清謹絶類上書求改鄉校官以便禄養又嘗上疏言時政未報平生經學淹通瑞之子軒亦及門者德義若人焉使其位與才

稱時命相淑充大其素所畜積無往不濟矣造物竟沮折之使老母弱妻無嗣可托飄揺旅櫬凄然南還是果困卷之所當得也耶此瑞之諸公所為同興感流涕如悲至戚不能已於聲言其志念深矣豈一人之私懷哉是為之序

送劉都憲詩序

禹治水詳於疏導秦漢以下一於隄遏故禹功施三代後世塞決靡常迄不能復始論者謂當時地制荒遠聖

人以天下動非後之人才職任所能仰企然遺風故址如所謂奏庶鮮食懋遷化居三過四乘胼胝九載其仁惠憂勤猶或有可勉而循致者聞昔疏下之地防其盛溢本有空餘其後亦有穿引便利之作今因所為役猶或有可訪而兼舉者五行汩陳則庶工錯廢自刋濬至今火之生土木之培土羣物之委敝歸土凡幾千百年土益盛則水失常東南歲澇猶甚於西北其初播滙入海之路皆淤窒狹隘或尚可以推步而開闢者天下之

事未有能盡己愛人而不能獲上孚下一勞九逸損少益多早見預備寧于時雍先生有望焉時雍以文德治行涉歷中外三十年始任方伯浙人如獲父母如仰星鳳其所存施明謙敏惠慎介弘博卓乎任重致遠一世之良材也惜來未浹朞有詔簡任御史大夫往治水京兆尹于公景瞻素善厚時雍倡諸作者述民意賦詩贈别屬寧爲序寧亦與公聲聞宿昔情念交承以是發於心聲者餞送不如留戀之切慶賀不如感頌之深爲浙

人惜不如為所往得人之喜此詩所以周於情而序所以兼備於事也文詞云乎哉

退修詩集序

退修詩集長興吳先生所著述張淵子靜所選定先生子琬業刻梓以傳奉求余序吳為吳興呂山舊族富貴克顯自好者將志氣盈溢不暇讀書為文章即為亦不至此編文采風韻實與山林韋布相照映略無紈綺儀衛之氣其意見當有高致所作凡涉於父子兄弟朋友

故舊皆紆徐婉曲情不能已其藴積當有實得至於仕途往返雖在勞勤靡及之時不忘謙卻引退之念其感遇似有不得其平者惟意見高故所言多清逸脫灑不蹈於迂濡藴積實故所言多溫厚惻怛不流於靡麗感遇或不平則發於詞語者自不能無咨嗟畏惜而亦不至於放蕩悲傷皆可述也集中諸體略備五言律尤近唐初橤十二帙予靜裁為七卷琓文通行古優出時倫是舉也雖未識先生者讀之亦可以逆知其志而為之

興思起羨予亦其人也此豈富貴充顯之所必得哉盛而有傳美而能彰然則現之紀述又當有不止於文字者矣

送姚世祥通判饒州序

通判監治一郡之政而專職於糧倉傳從約其關繫必有甚重焉者予姻友姚君世祥居是官於饒必能深識本末無事予言惟天下經國大費出田賦者十九而饒之等數輕於吳越徒欲徵斂饋發計羨取盈此治民之

末世祥可談笑辯若夫賦本之涉於農者而令侵併僭
易漁獵雜翦殆且百端即有與知者皆務末遺本不復
禁導民鈌於衣食艱於耕稼不幸輸納違程輒從而鉗
楚追促之以重病乎民斯吳越通患饒設鮮爾世祥亦
宜警惻夫仁政必自經界王業始于農功此得其理則
烝黎可富禮義可興風俗可移六事可具莫重甚者然
則廉明君子亦恐未易坐致古人謂學於古訓乃有獲
又謂惟厥正人既富方穀世祥通經知遠斆學不倦舉

進士弗偶而遴授茲職又素族大業裕不加於官廉明其學行之一節而於今為救時之大端聞有賢守在郡必能相體信以善其職第念鏡塵水沫或害全明李下瓜田誤損廉譽世祥尚惟謹始成終他日陟峻有期大廉足以潔俗至明足以鑒世其功蓋自饒始

方洲集卷十六

方洲集卷十七

明　張寧　撰

序

送錢塘余大尹詩序

親民之官當以愛民為主其要在不矜於物而已世之好名者必矜能矜能則民擾好利者必重斂重斂則民乏民擾而乏非盡厄於殘虐不仁積其私以至於獘耳

故善治民者必有所不欲然後能全所不忍多欲而言愛無愛而言治皆虛稱也錢塘縣尹余君應明作邑三載述職將有行士大夫叙其著蹟列為十題相與賦詩送别其一曰守清白其二曰尚仁恕不必盡覽其餘即是可以知應明矣蓋仁恕者不忍之充清白者寡欲之積本之以仁恕行之以清白則偏邪不留民將樂善安化不但不為狝斂僅免於擾乏也大端若此餘所謂重斯文和僚友活貧民空囹圄皆仁恕之流行所謂革宿

吏均賦役持公道杜私託皆清白之發越盛已乎應明之善於治民也予聞輮驥近駑璞玉近石劒出鑄如鉛刀應明初試為仕壓於重鎮措設未久雖有良材利用宜未見所長顧乃獲上信下人皆歌頌之如成功豈非専意愛民不失其要所至哉應明自是誠敬不懈民風日流驥奮於輮玉呈於璞劒發於硎不待畢任而陟薦至矣豈虛稱者類哉詩既成什邑之丞簿尉謝景修等介予友沈履德請予求序因終誦而為之書其首簡

柳太守輓詩序

同府林公惟貞以太守東津柳公挽詩請予序寧攬涕徵頌因歎曰凡處任治民所難穆者同列難一者宦家同列政令叅迕則嫌隙易生宦家法制勝情則譽毀因起世之長官職者雖甚通洽於此鮮無後言况死生變故復有忠厚惻怛如此詩者哉予於是不獨服東津之不可及亦足以互見惟貞諸公與吾邦搢紳能厚於長收也東津公守嘉興五年矣董簡預妨恒不先於疎賤

何此詩發自貴近皆純無間畢悲歌慨歎如喪至戚至相與追悼本始聲其不平以洩哀於天不能自已視彼之宦遇無情聊相偶語者奚翅千里嗚呼生寄死歸人亡世遠東津之斬止於逆旅一時而享裕於歸全萬古者其在斯文矣君子讀此卷可以知公善政讀李賓之謝嗚治諸送行詩可以見公著節讀戴元吉項蓋臣狀誌可以得公之大全余既采述諸作為公墓表又僣亭挽章蓋亦所謂不能自已者嗚呼

黎滄洲六十壽序

滄洲居士黎公歲登六十十二月八日值初度其姻契周守諒盧翔漢以予素相善徵言稱慶謹致詞曰黎氏族望吾淦滄洲之生又材出其族業盛其鄉教成其二子名通於江左右事足年耆而從容以安熙靖以樂敭錫屢至履考滋祥言動起居惟所便適不待杖以指使難老若是宜有頌焉予聞而言之曰君子之於天下有炳然之文必有確然之質必有純然之原滄洲讀書能

詩擇交慎動克其所養明達絕人是其身心之蘊固已致確而不失其純矣著於事為宜無弗濟其常也所謂材業教名足以華其平生其既也所謂安樂屢至滋祥者足以華其晚節耄期康寧自是可待豈直不待杖以指使哉昔司馬文正積金與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讀今觀滄洲殆無徵矣庸詎知黎氏冥冥之積將不大多於所遺者而并以長久乎滄洲能全受於祖考子孫法之復能全受於滄洲是滄洲之生俯仰無歉有

闗人道雖百歲可頌禱也語云壽則多辱豈真聖人之言哉

思親序

許元順思其先人景陽甫哀痛迫切日遠而情益至猶慮其或忘也於居室寢處扁曰思椿與弟元吉請予求言示警泣曰先人生不肖兄弟勤力蚤夜不能自逸為不肖輩處業僅定而遂下世祖母王平生守節教養先人令靈柩尚在堂先人亦就木先人弱冠從事積勞致

官服以母老乞歸終身不沾一命寸祿慈不能食子之
報孝不能畢親之喪懷忠而不能圖報於國此不肖所
以銘心刻骨而抱終天之感也嗚呼生事盡力死事盡
思人子於父母飲食笑語居處嗜好動履回應隨寓致
念然鮮有追憂其親之所不自足如元順兄弟者能追
憂親所不自足則已之於親當毋敢弗足誠信奉其母
以葬祭其祖母勉力以致用于時敦善遠惡傳子及孫
以無殄先人之澤求已之足以足景賜甫之所不足則

元順之思親蓋有出於負米之上者矣惟日勉之毋徒思而止是為序

送伍先生序

古言師道立則善人多今以素學之士遇善教之師授受交至而不能以文字進取場屋其為惑殆不可解將必别有説哉將樂伍先生孔初自雲和貳教起復官海鹽于今八年聞其尊翁鈍菴先生通儒茂德永樂中領鄉舉三任學職官至崇明教諭先生仰紹家學下訓子

聰登名賢書世業世官教有成驗施之吾地宜若時雨之于秀苗其實可立待不意羣弟子再舉於鄉連不得志其于先生陟明之績是不能無惑得非自古學業精成固常自有司之患抑斯文顯晦其事數固有遲速乎昔任國有善釣者大鈎巨緇犗餌遠投久無所獲其末竟得大魚驚揚震蕩自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其雒腊所施者遠大則其成也必晚而厚楚有獻玉者三受挫辱至破璞見良乃致上賞識之者寡則用之者必

不捷未有物至志恪而終無遇時者先生之施教羣弟子之請舉將不有類于釣與獻王者乎惜先生補任遄去雖不及待其厭衆破璞而至恪之遇終不能不歸于始作焉因先生行羣弟子道之於所往

武原詩錄序

詩自三百篇後莫盛於唐然四詩數僅止此已不能無純雜之異唐取士盡一代今名籍具存者不滿二百餘家而優劣亦大有較詩豈易能而可多得哉吾友劉世

經於經業之餘嘗集海鹽士大夫諸體詩成卷名曰武原詩錄士友丁景元為鋟梓以傳文獻可謂遇合矣余觀所集自國初至弘治積百三十年總六十人得詩二百八十篇比諸古大方幾可云盛獨念此地在唐前後已有名家之士至宋趙子固魯訔兄弟常同祖孫世以文顯見諸比興者豈無一二可述寂寥若此豈非寡於遇合典籍無考也吾於是不能無慊於鄉之前聞自今創述相因採擇日以精備是卷當漸溥風雅吾於是又

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詩之難能而不易得如此向非世經景元則鄉之盛事豈不終慊而竟無望哉請書之卷首以俟

壮堂永感詩序

進士劉君文敷生始一日母喪孩提多疾瀕於九死祖母沈顧恤乳哺委曲攜持至齠齓俄復見背君之艱難險阻得以全形假命越至于今聞者亦為酸縮君不自傷其生而傷母之為已以死徬徨痛悼窮少長冠婚不

知怡宴會不知樂科第不以為華出入父兄師友之所
恭執子弟而幽微隱約憂戚涕淚頃刻不忘二母者餘
二十年矣所親或解之以吉凶有節歲遠當暫忘或寛
以嚴慈一體益當厚事其父或勉以顯揚遠大無忝所
生用貽荅二母恩愛相與形諸韻語托美致諷於君君
謹受之聯累篇什名其詩曰北堂永感求序為箴警予
讀之終卷因以見君之自處與士大夫之處君各有道
無可復言尚念劉氏非常族母非常死祖母非常愛文

敎非常子弟比世之順事考終歿而不忘者尤須苦心病力如所謂剪爪及膚割髮及體直使誠孝所致行通神明功裨治化與古聖賢等然後已非幸生毋非枉死可以上慰尊嚴下報幽慈也是豈言語文字之謂乎文敎其慎勗之

西湖百詠詩序

孔子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作詩者不出此不足以為教讀詩者不知此

不足以為學然善作者言多隱約微婉非因辭逆志體事得情沿然聲韻之末終無以達其本旨宋錢塘董嗣杲西湖百詠繼而和之者今陳太常惟誠亦既梓行矣其士人朱彥明尤慮其未廣將翻刻遠布持以求序念自秦漢下至唐宋西湖形勝日以著聞林泉巖洞坡堤峯嶺祠廟園池樓閣橋亭井墓之屬莫不各有標題詠玩其間國謀人事之興亾善惡是非得失因是詩亦足興起考見後世周行歷覽延納韋素莫甚於白樂天蘇

文忠而興利救弊未嘗曠廢表忠觀未立錢氏遺黎過故陵寢輟相與埀泣終無一人反側岳忠武銜寃就獄至死無片語濫譅詩所詠載幾於和而不流怨而不怒致養如聚景園追遠如延祥觀死難如張忠勇廟可以同光棲霞嶺墓事父事君詩亦具備而其緒餘多識又足以通知古今曉暢名物按求遺跡於荒蕪迷佚之中不使終泯夫然後嗣杲惟誠之言庶幾合乎聖人之教讀者尚亦逆志得情毋徒留連景光韻想形勝以小視

彥明之舉則此集可以史稱矣

抑齋詩文序

崇德處士吳世昌號抑齋以所得士夫記銘詩什請予求益其說予徧讀之發明抑義殆盡復何言為獨惟世昌之用抑將以進德也天下之高山峻原草木雖生不華而下澤之地則能受盛君子雖實有諸己好善有誠者必若虛若無若不勝不及然後求益納誨道積厥躬此太王王季之所以克自抑畏其施無窮焉世昌隱居

日長得於抑者多矣亦嘗求其所謂畏乎抑似謙畏近敬退讓自下而常慎恐不二此作聖之功周公所以具為成王語也世固有抑而不畏其抑也矯亦有畏而不知抑其畏也怯不矯不怯謙以立敬而求至於道則其抑也大矣世昌其勗之

沂陽八景詩文卷序

予讀謝方順沂陽八景詩文竊有所感嗟夫天下名山大川固自出於封表其於偏州曲境之景物往往因人

而顯失其人而不傳浣花以詩顯盤谷以文顯輞川兼畫以顯金谷以富顯午橋平泉以貴顯莫不因人得名然皆不一再傳變遷散落茫不可見徒使人遺想興思寄情於文字之餘聲耳謝氏居沂陽二十餘世其間景物益以彰著至今海内士夫賛詠未已以詩以文以畫以富貴未必皆過彼而所傳獨久於彼將不在其子孫賢否乎雖然天地之美物天下人之美物也彼皆據為園莊治第私天地之美自用故易於失守謝氏八景如

山水如烟春如柳市雲濤朝歌夕照其所自得者皆出物表而在物者固衆人所共有子孫賢不得奪人以益不賢不至奪於人以損而況衆賢之多人乎哉此所以益彰著而未已也故君子之道為可繼也為可傳也美於物不若美於教專於家不若溥於衆吾於方順有冀焉

慈節序為海昌朱彥明母董孺人作

予讀朱鑑母慈節詩心實有所感凡母之於子無弗慈

者然一於慈而不知禮義則大節不立雖處平居將亦不能終所愛況臨事變何以自據哉方鑑喪父時內外空竭覬覦觀望者當復不少使母不有毅然不奪之見一失其身則鑑之宗祀熄矣雖有撫育顧恤之慈將復何補故凡孤寡之地有節者方能成其慈慈而無節是無慈也引刀斷臂忍不顧子而所以卒顯庇其夫子者繇於一忍攜孤就人幾亂族姓雖因以成名至今爲士大夫惋惜於慈也何有猶君子之於世不先有明識定

志以任重致遠而欲隨事遷就成世故皆茍焉耳鑑孝
拳以表揚為事予尚慮其未達切重復書此語以規益
其孝敬之心焉

書簡

復劉都憲書

承下問存慰懇感無任念不肖年已向衰志力兩倦憂
喪侵尋疾病交作不復能趨走服役以圖上報宜為名
達通顯者之所棄擯不意過辱見曾如此返觀自揣空

鈍鄙夫萬無投牒再進之望然古人所謂感知懷德卒
不能忘大人君子之清愛也重惟閣下弘才碩學練達
公明以歷世之功承兩浙之寄藩宣之餘百度具舉自
他人處之將可以洞視四遠自顧無前而且憂譏不已
詢及蒭蕘大臣經國之體士君子致遠之心如此不肖
平生所罕見者但海濱窮途聞見不廣間有數事已口
貢來使負曝獻芹諒無補於春臺鼎餗之用謹此奉多
以是故疎薄近喜榮授大府聲稱甚茂疎林野渚亦復

為故人生色閣下清才勁氣言論慷慨寫作皆佳措諸事業固應光大尚顧謙冲簡靜自視若虛以全愷悌近民之道是望扶溝縣尹朱俊海鹽舊宦家子謹慎有恒必不負其長上弟初試未嘗幸為指教而奬進之萬幸

寄王用誠書

自吾兄之官湖廣僕不久既為部院諸大臣謬有卿佐都憲之舉坐是出守汀州甫二月患風疾逗遛朞年而還後累為浙中巡按諸公所薦部文催行緣才力素薄

宿疾未除至今不能辨此休老之懷諒無所更矣緬惟同年同官一時盛集其間如宗文及吾兄又最親厚而今存殁違離曠如隔世聲容休戚了不相聞悠悠此情曷日能已僕自老妻棄逝繼以先父背養幼子病亡憂喪嬰心齒髮日益疎短命之所造一不敢有動於懷向張通府及張都運還各曾致意緣行色寥遠弗及奉書玆因鄉友扶溝令朱俊來任謹具尺素以申契濶之私老嫂及諸令兄子姪輩想各納祐似昔鱗鴻有便幸惠

一札亦足少紓戀戀也不具

寄孔宗文書

別後懷思之情想彼此如一在汀初聞漢陽之行繼知先府君捐館豈勝悵悼但復職後相去伊邇不蒙一字見寄意頗疑之忽感令器來始得詳槩乃知居金陵不久勞苦之餘相對如夢念惟尊兄與不肖年已向暮功名利達當亦洞識而流行坎止一付自然庶幾不動心矣所可惜者離羣索居平生數人不能復接叙每於行

囊散篋拾獲故書札亦時把玩嗟咨况見其愛子而不一淒切哉此外計惟男婚女嫁尊嫂而下安適為慰賤疾近來雖稍輕減然時或不能動履終為狼藉尚何疑也努力忠孝大振儒文惟吾兄圖之一二年病體稍能涉遠必當赴部以畢身事或可一敘但吾兄正在高舉濶步中未知得遂所願否外紫布一端奉製便服衷懐萬萬臨楮茫然百惟情察不具

周可大僉憲書

别去數載屢辱寄聲閣下見愛之深無日不動思念中間起居跋涉喜憂履歷亦無事不爲之懸聽側聞於林下也第以年來喪病侵縈歲無寧刻況自閣下居法制之地不肖頗以形迹避嫌懷企雖深終不敢致尺素於左右此情葢俟面見時乃克布露夏中楊同知來復得所諭云區區别後無一言上達何得忘情乃爾益見閣下見愛之深不以疏數有間秋末冬初有枉死市者流言閣下在中途感疾語甚不佳不肖悵怏嗟咨如失手

足不能自禁以至形諸詩札久之始知其妄恍若隔世

慰浣不可量茲喜榮還適廷憲年兄便謹布悃如右

寄楊同府書

近承垂顧知感初三日得潘道士書云楊繼玄事此君子用心重惜名義施恩於不報之地類如此況僕忝為死者之友不能一申雪乃復為之乞哀致禱於君子之前非古人之節但潘道書來自言老病侵尋不有後生相繼恐墜師業言意良苦用是敢奉尺素托孟淵馳詣

幸冀許其自新卒奉死者之緒以續前罪萬感臨書厚顏豈勝悒悒

寄楊太守書

近聞清燕之餘鳴琴優適將以宣鬱致和以圖禮樂之俗豈勝翹企然自大雅離淳之後世之以琴授受者亦復麤厲紛錯不可觀聽者多僕自成童學琴今且老矣所見者惟天台琴師李陽春真江湖中第一手其人温厚雅循且有樂德非但賞其聲也前月同守楊先生過

舍曾談及之云欲一相見今適來海鹽謹此申見

寄楊同府書

承示琴學記詞古義高非不肖所能及真佳作也其間所記鑿鑿皆實事七邑士庶所親受而樂道者但此文出自閣下則宜少以謙虛之詞而形任實之意如古人先憂後樂之語既足以昭成功又足以見盛德此又善之善者意之所斬不過如此而文則不可復加矣承下問勤切雖所見萬無補猶當一言以盡朋友之職伏惟

心諒李先生適到舍敢用申薦詳具別楮足下鄧琴其良不可常得自去歲十二月十七日到任念以駑鈍闒劣叨沐明寵所當竭盡犬馬之勞期於盡瘁而此州衆務頗或一二織雜不治切於民病是用痛自勉策望欲急為料理以此先定民志庶幾有能相孚早作夜思終日不能退食不意甫及十日感冒嵐氣舊患腰疾遄作調理至二月不知小愈之戒力疾就役遂致前疾大劇延及左肢手足不仁痿痺頑重絲毫尺寸不能持曳梳

沐服脫亦仰成他人加以口眼喎斜頭顱肢閼臟毒下

遺百疾竝見藥石不絶鍼灸遍施枯榮自如了不相涉

迨今七閱月日甚一日蠢焉一狼藉人已上不能補答

朝廷撫字黎庶中不能仰承藩臬賛其命令下不能全

軀保妻子為嗣續計跋前疐後進退惟艱徒靦焉尸位

安食妨此賢路恬不知恥平生所志與所以惡諸他人

者皆躬蹈而自負之已固不足恤矣如此州之民何以

比懷慚懼罪畏議妨嫌外内不安心形俱病近承省劄

得據例閒停俸入殘喘稍得自慰而曠日持久末復何如葢不肖氣體素薄弱齡多病登第時抱疾沈綿已嘗陳乞養藥會言者而止邇來給事禁廷者餘十年無日不製劑飲藥無月不請休假止通籍前歲腰痛大動荏苒踰五月方起非特同朝所共知而先帝亦嘗知而顧問垂及者也夫以素薄多病之匹夫處此障毒之地而今醫者所用之物又多祛除克伐之藥其言曰不如是不足以愈風疾此其言良是也然元氣則滋薄眠食則

滋滅憂慮則滋甚幾何其不至於痼篤也儻蒙垂仁佈德賜以緩死之方庶幾迴生之力使得丞還桑梓老死蓬蒿感恩無既武平陳俊詩軸來時俊適有事係官故欲遅遅不意俊以憂去接淅連夜令人馳去已不及矣謹以舊封返璧臨書痰眩手澁不能憑几健忘語複停筆數四纔克終紙不能致恪也惟情恕萬萬

答魏孔淵書

間别踰十載彼此雖各有書一得十失中心之藏無由

宣達前歳自杭過西水相去伊邇沓若山岳不肖頗以為疑後乃知擕家眷同行當無暇力殊為怏悒平生知厚莫如孔淵而又曠違乃爾四序與懐一歳中常過半是憶孔淵時也料尊凡職務勞賢雖日不暇給稍閒亦當作區區一念矣春末始得廷表寄書及領歴日手帕之恵知平安又喜一轉階然所喜不償所惜未足為孔淵賀不肖自汀還數年來失父喪妻止一子又物故兩女皆許適未嫁老病相將壯懐荒落緬想舊遊恍若隔

世今年已五十功名富貴不復經意子嗣之外惟朋友之思日夕悵惘向之所親厚視若可以畢交者今皆范洋渙解不復一字見問一進退之間古人所謂交情乃見此可與吾孔淵道而已不知者豈特謂我何求哉蒙諭知子女皆長成受教天合之願足矣浮雲世事何足勞神近有貴里人至寒地買海魚云合宅皆納福茲因大足令沃特望來謹托寄尊兄及廷表二書以復時望蚤嘗有師友之愛又為連姻過當道者望一轉語清盼

欲知不肖之悉問時望當言之矣有便不次示教為禱相見未期臨書惘惘時寒百惟保重不具

寄張德弘

僕無似無以受知於人擁腫困疾動與咎合閤下不衆人視僕乃復假借辭色於痛疾隕墜之際特賜寵臨其見愛之厚出於尋常萬萬矣别來想念眠食弗忘然既受愛於人則意之所到宜無不言者夫父母之喪古人謂之大事故言語動静飲食衣服居處事物凡出於其

身者皆不可與平日等有親喪而與平日等者則謂之不孝有所與處而責其不與平日等者則謂之不仁蓋人各有親也厚於此即厚於彼也閣下執親之喪宜無不盡而僕猶以是為言者慮閣下移於風土習俗而有不自知其然者葬之久近所不敢知而終喪之制不可虧一日所得言也喪居之厚薄所不敢言而亦不必言而佛事之作所得言也門戶急務之須所不敢知而飲宴作樂可得而言也況喪服之内又有言之所未及事

之所未形者閣下其熟慮之閣下文高而行古才美而思深兩試春官士類咸識其名此以閣下之忠厚謙恭有以致之也若文則吾猶人也豈誠足以得盛名哉閣下其熟慮之僕前病已除令得從二三子弟卒業於家以圖後舉耳父母及弟寬等俱獲無恙弗勞留意惟閣下盡所有事以保全令德是望

復岳興化李方書

來諭承茶扇之惠存問不肖病體且云孔宗文漢陽之

行及與中葉先生五倫詩并手教捧讀華緘如覿顏範

惟先生宏才碩學高節全名受知先朝起居內閣謀謨

密勿贊翊清淳其於天下之事固皆閱歷諳練恢恢乎

其有餘地而況郡國之務哉所慮者或累於宏碩萬全

不能自下而彼之形求意忌者自不能不致雖趙抃之

於濂溪陳瑩中之於程子上下皆賢人君子而意見所

在猶或如斯況餘人哉先生出自台輔人所共聞固非

一命初試之比但恐有牛僧孺之行而世則無柳公綽

其人也大抵名與分各有一定之等而禮義乃君子所以處名分者也名分僭則公法不行禮義失則清論不與未有違禮義名分而可以稱豪傑者不肖無似忝與先生同以薦進而蒙恩譴又承來諭有鬱鬱自知之言故敢申鄙說以復非謂瑣屑之語足以相長于先生也賤體近益增劇孔宗文與中凡為轉語尤幸相見未朝臨書怏怏

寄陳彦章都閫書

家童回承書綠香之惠始知得致政之命功名富貴至此可以為難矣平生出處進退大義炳然是固朋友之所同望而答徐時用之詩意或未瑩何耶豈時用為閣下不滿耶此後湖山風月當盡入尊俎榮辱黜陟了不相關從容佚裕閣下遂為東南一偉人矣眼中所見於時輩者復誰似哉少間當操豚蹄壺酒為歲寒軒賀其始有主人也玆因次壻優給舍人姚麟赴司敢此申瀆麟幼孤寡弱此來慮有齟齬已具一書詣堂尊王公儻

蒙念及凡經歷之地百惟顧照丞賜發遣感德萬萬

復沈啓南史明古書

承來諭文斐之作甚美事非二公其孰能輕任此責無忝無忝寧閑舉大任者無餘力當衆議者無全名海内百二十餘年英華氣節盡萃吳郡必遺稿充棟極數十年之精力乃可言僃幸毋以述而不作為易易序首引孔子文獻不足徵之語極是博雅則所謂文者實自學行中來不在於文章末技之班班者其義例所關必當

有大規模大綱領如古人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取
合删定斷自至公不必恤於好惡而微詞假托以為自
防之具一舉所謂無間窮達惟文是取善矣而乃昌言
僧道異端悉録前孔子所謂文獻固若是耶附會牽强
猶不足取而墨行儒言則僞語也乃反取之若不可為
訓茍有甚不得已亦須附作别録不可自公為格例也
二舉生元季卒于國朝其間出處始終仍防關涉不宜
止以生死為準三舉生者不收固自有為非欲盡録其

全集不必言著作未終而亦難比史遷立傳之例也近世堂名别號文字濫溢誠如四孶所言設若有如待漏院記政事堂記者可例棄耶官盛而文不彰自應無預何必復言况立功立德立言本一源也豈可謂自是兩途此言大誤若自是兩途者即非前所謂文獻矣大抵聖賢之文不得已而作若有之無益無之不為損何取於此文古人謂無關世教雖工不録此編集之大閑不必復生節目也寧老病荒惑識見淺漓承來諭往及茍

有所見不敢不盡所以盡朋友之意耳若執經議禮肆為贅詞不敢也不敢也

復童士昂宗伯書

去歲朱上舍回得手教姚別駕回又承日歷方藥草字之惠垂念老獨言意諄切口誦心惟展斂再四至不能去手不肖平生交游自更事之餘求如士昂者不可多見此固不肖者之分而過分之愛望外之感豈筆墨所能謝聊因上舍之行謹此布謝序文如已肆筆幸因便

埀示尤所愛所感之餘情也時春夏之交伏惟起居順序以光受大祉不具

寄王廷貴尚書書

前歲疊山人陸生來見所和拙作及聞生言閣下語及不肖嗣事顔色自覺悽惻耳目所接始知故人之情不踰疇昔而書問不一及者雲泥勢異耳感愧不勝茲因鄉朱生進詣敬致安問惟不外